V 12
B927
T83

昭代明良錄卷之十一

青谿 童時明 編次
海虞 李喬新 錢世揚 校正
三衢 童文龍 繡梓

劉尚書傳

兵部尚書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自幼讀書不與庸衆伍爲學生即志存經濟念切生民凡國家兵糧鹽馬要務靡不留意天順八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李賢彭時一見器之欲留官翰林力辭願就他職效用授兵部主事陞職方郎中官擅兵竊柄議取安南下

部索永樂中調兵食狀甚急大夏匿其籍尚書余子俊是之又議朝鮮貢道不可改當依祖宗舊制當是時　純皇帝寵用汪直直謀握兵立威大夏故遏抑邊功浸銷邪謀也又　上頗好寶玩中官迎旨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獲奇珍　上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時項忠掌大司馬命都吏檢舊案大夏預入檢藏之吏不能得忠笞責吏大夏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事遂寢忠呼都吏詰以失卷之故欲擬罪大夏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數十萬金軍民死者亦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大弊大臣所當切諫者藉令案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大夏在職方久賢聲甚著北虜數寇大同調兵戰守之策皆大夏主之兵部左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於尚書冀一往見大夏巽詞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

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選司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巡海道海道兵久弛大夏至造哨船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陞廣東右布政使過厓山吊大忠祠建宋慈元后廟轉左浙江會計錢穀秋毫不染弘治六年張秋河決擢左副都御史治河再遣平江伯陳銑內臣李興同往大夏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道南行遂疏孫家渡更築長堤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召爲戶部侍郎十年虜入塞師行乏糧命大夏出經畫尚書周經語之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儲蓄有餘矣蓋往時糴買法糧百千戶草千萬束者方准告報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陸續運至牟利什五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自得告輸中貴

子弟即欲收買無處可得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
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來僅見此
耳明年以疾乞致仕賜誥杜門修勵十三年即其家
拜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
更役法不便者一切釐正又奏罷光祿寺內臣供辦
歲省銀錢八百餘萬先是兩廣軍多爲鎮守中官并
總兵官私役大夏曉諭申明各出其私役者歸伍軍
士歡呼十三村素強悍悉服從帖息尋召爲兵部尚
書時北虜逼近塞下邊報旁午　上以兵事屬中官
有謀親征圖擅兵威者　上召大夏議大夏固執以

爲不可　上曰永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出
曰　皇上神武固同於　太宗奈何今將士遠有不
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
虜地況今之將帥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
戰守　上乃悟曰善朕幾爲人所誤　上又問天下
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
曰各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於
運漕江北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
上領之翼日即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
帖於宮門以誣大夏者　上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

內臣憎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修清寧宮詔大夏撥用軍夫萬餘大夏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爲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於上上遣人語大夏且欲內閣降旨切責不以朝廷大工爲重率意減去人工劉健曰愛恤軍夫兵部職也近日大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勉留請猶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得這等人來替他中使以健言入告　上然之所役軍夫悉如大夏所減之數　上嘗召大夏問曰近來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納嬖倖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於朝　上召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　上曰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於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北邊缺總兵　上諭內臣語大夏用李大夏別推二人內批竟用李李去鎮無幾劾章至

上曰悔不用大夏所薦故有此誤既而大夏引疾乞致仕不允疏陳兵政弊端十事一曰京軍苦於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因京操失業五曰漕運艱難而濫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不顧七曰鎮守太監貪婪特甚八曰內臣守備占軍數多九曰陞賞多涉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覽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復召大夏至文華殿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密帖揭進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爲監戒 上曰卿論國是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先代斜封墨勑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冒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何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爲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時刑部閔珪讞重獄忤旨批荅久不下一日大夏入對便殿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如此對

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叟殺人皐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　上領之明日允珪所擬先是大夏應詔陳言盡罷光祿寺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　上詔入密計又及裁抑內官事大夏直至榻前　上辟左右與語良久大夏欲起不能　上命司禮監太監李榮扶掖出左順門榮且扶且請曰吾輩多過失望於　上前隱惡揚善大夏曰　聖上天性聰明吾於政事外未嘗敢毀譽他人今當以老求退　上曰李榮每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吾與君踪跡疎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

大臣公爲第一榮何敢蔽賢也居亡何虜寇大同報至　上欲出京軍召大夏面諭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且陳錢糧缺乏軍馬疲敝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以爲然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所拒引去時當朝覲　上召大夏及戴珊賜白金二錠語戴珊傳中茲不具　武宗即位大夏執奏清查騰驤四衛軍人事宜先是兵部侍郎熊繡奉旨查出詭冒食糧者萬三千九百有奇宜除名籍舍餘發原衛民丁及其迷鄉貫者發京衛送營已得旨矣御馬監太監甯

瑾以人不足用乞留本監科道艾洪呂潔等交章劾瑾俱下兵部議大夏言冒充禁兵耗費國儲此百年宿蠹也先帝一旦釐革寔宗社無疆之休瑾等輒敢阻撓大傷國體又不止如前浪費錢糧而已況查革之餘尚有二萬四百二十餘名豈至役使之人乞如繡所奏特賜施行諸欺蔽妄奏官員俱宜收究以爲後戒　上從大夏議姑宥瑾大夏素見憾於中官至是益切齒劉瑾擅權用事大夏又列上罪狀瑾以大夏朋黨詔告天下欲置之死內閣李東陽陰爲之解瑾曰先生爲渠言安得不從但令渠來跪我則已矣

夏聞之轉怒曰我爲大臣肯見奴乎死朝廷固分耳瑾亦以李故解忿大夏乞歸章六上允之仍加太子太保致仕科臣王翊張禬各疏言大夏諳練兵務爲先帝心膂之託且國家多事邊警未息乞賜勉留以裨新政不聽大夏歸後常結行李一肩作遠行狀人問其故則曰那奴不安置我得穩豈能肆吞噬乎亡何竟以他事逮至京下獄欲殺之王鏊力救得免減戍肅州大夏即日顧驢車出都城觀者如堵所在能市父老涕泣有焚香密禱願大夏生還者大夏僅携一僕至戍所故事凡大臣就謫居官廨享餼牢而大

夏以精忠得罪所司尤嚴事之大夏皆不之顧僦居民間聞操團即荷戈而前就伍趨走服役所司甚苦之無能爲計也及瑾誅放還鄉復職致仕正德十一年五月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大夏生平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牘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自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於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採之予無似承祖宗德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邦在家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耶用是術生平履歷書而勒之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大夏嘗曰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東山大夏別號

楊廉曰劉忠宣之爲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體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

如包希仁忠義懇切如司馬君實是固先民之遺軌也

吳廷舉曰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劉公足當之矣

王同軌曰東山公於城市無閥閱綽楔僅郊外古屋數楹即所謂東山草堂也布衣蔬盤躬耕力食有建牙使鎮其地爲門生枉百里候之道見扶犂者問曰劉尚書在家否曰在登堂而公入即扶犂者具雞黍濁醪薦客鄰叟窺者猶曰劉尚書今日破費宰雞也賓主相對一語不及塵事惟相勉以忠孝大節送客出即以棒擊籬作野人喊猪聲曰畜得毋挾吾籬乎使者反曰劉先生於富貴盡相忘矣夫傳相起耕莘未聞以大司馬歸畊者以大司馬歸畊三代而下惟公一人莊氏謂必忘天下者而後可托天下公視脫富貴如蓰惜乎時未能相公也居禹稱無樓臺巳爲美稱況躬耕乎此可以知公爲三代時相也

童時明曰劉公經濟通材隨試輒效秉衡中樞贊成聖治晚遇權璫完名全節在本朝當是第一流人物

又曰余聞之忠宣公少隨其父觀察公官廣西歸舟至赤沙湖誤脚墮水風悍湍急舟行已遠浮沉水中遇漁艇掠出載至其舟後癸未會試場屋火倉卒謀攀垣數四皆爲後人拽下乃解衣裸體又氣喘不得進俄若有人推之上者遂踰垣獲出旁一人衣之白袍問其名居皆不應則摽其衣以號於市亦不應乃體皆棘刺拔之逾月始平盖鬼神陰相之與莊子有言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爇有至誠以格之亦天之不虐善也夫

徐侍郎傳

南京工部侍郎徐恪字公肅常熟人也成化二年進士選授工科給事中時中人領郊關稅苛取怨聞道路恪論列之有旨命恪涖其事俄召還議慈懿皇太后神主祔禮恪哭於廷面諍卒成禮語載彭文憲傳中昭德宮方承寵幸震位尚虛妖僧劄實巴以其法惑衆人莫敢言恪皆抗章論之又論禮兵兩部度僧濫殺黷貨復請停不急之工發內帑以賑困窮　上悉納之直聲動班列然竟以是忤當路出爲湖廣叅議分守湖南道俗剽悍喜亂兵荒後民物凋耗恪寬其賦役鄰境多盜撫院推恪兼督恪勦捕有方盜旋

平梁王薨太監韋貴大理少卿吳被命與恪錄遺資
貴等以染指坐免官恪獨無所累中人被旨賦笋於
武當恪謂非地所產移文罷之居九年進河南參政
職理戎籍嚴而不苛軍民稱便陝右饑詔河南輸粟
賑之恪請以銀往糴寬道運之苦藩王請開封數邑
棄地恪以法爭不與諸王府祿例給米府請折銀規
溢利恪請遵舊法頃之進河南右布政使尋轉左王
府承奉司自置吏恪移文革之王奏恪侮慢　上賜
書與王言恪守法不可罪王得書遂阻恪因言歲入
不勝費今地不加闢賦不加益而宗支日繁供億日

衆存貯起運不仍舊規欲歲計之充民生之遂難矣
請如舊制廣積貯節起運出內帑借漕粟停織造以
惠下民歲大饑省臣慮流民爲亂宜逐之出境恪謂
是速之亂也議停漕粟數萬賑之期以明年秋熟還
所負衆謂宜先聞而後發恪謂民命在旦夕即有罪
請身任　上可其奏民賴以濟河徙近汴有奏遷藩
府於許洛者恪言五不可遷事遂寢亡何進右副都
御史巡撫河南會災異數見恪奏言南京蘇松浙西
財賦甲天下近又遣使織造御衣內臣所至輒恃聲
勢財非天降地湧皆出民膏脂民不堪命鮮不爲變

大禹惡食文王卑服願法以先天下奈何以服御之故重困東南之赤子乎又言天下冗官無補於治請裁革以責成於正設王府兼民太厲役民太傷各省抽分以增稅爲賢貴戚之家以增設盡利悉宜裁處疏入 上如其言王府占魯山民地恪覈地還民且劾其長史失職時撫臣入京會議恪陳六事一清仕籍以杜欺罔二節起運以充歲支三肅閫閫以正宗支四寬民力以修馬政五懲邪慝以崇名教六專將領以靖地方又以災異上八事且言臣所奏在一省計今各省皆有災異更望悉聽其論列既而復陳四事一治黃河以保運道二計倉儲以便軍民三定事例以紓民力四量存留以濟艱急時有流民萬餘就食河南恪捐俸以飼之曰一人之祿豈足以活民以是爲倡耳由是司府各捐俸餉饑民全活甚衆藩府積爲恪所持訴於朝 上知之不問調恪湖廣巡撫兩河士民數千人走京師奏留不得爇香於頂號泣以送汴城爲之罷市恪在湖廣其興利除害一如河南諸藩有所陳乞恪爲疏其事多從裁抑民力少甦以災異上言五事多見採納恪務振憲度以遏橫肆有不便其所爲者謀傾擠之一日忽以中旨除恪南

京工部侍郎恪上言臣平生出處有本末不敢用他途以進乃今名不薦於廷臣銓不由於吏部臣之心迹何以自明乞收新恩以全晚節遂以疾請上優詔荅之乃就職會尚書缺恪莅部事修舉廢墜出納詳允吏無所售其奸往勢家多占匠私役恪恡不與怨者甚衆初恪之在汴也有貴璫將密旨稽察衆趨迎謁過當恪獨後往遥見其倨慢不見而出貴璫亦竟無如之何又以河道會議張炑巨璫李興欲據上座恪慨然請講主客禮李遂倉皇就主席都御史劉大夏時預宴稱嘆以爲非已所及其在南都譽望益尊公卿大議多訪於恪每日自公還寓第使吏覘恪出而後退其見重於人如此再疏引年不允當奏績上特旨留治部事進階正議大夫請去益力　上謂內閣徐溥曰徐恪純臣也朕方屬任之奈何請去溥頓首曰誠如聖諭顧其情懇切乃聽致仕歸家居數年卒

童時明曰宇內之爲民害者宗藩中貴兩者城社之忌人臣每屈節焉徐公屢當之而不爲少挫豈所謂以身致主而利害禍福無一足以動其心者耶是可以爲國重矣

樊侍郎傳

刑部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樊瑩字廷璧常山人成化進士初爲監察御史潔已好修侃侃自樹初巡兩淮清介有守既按雲南以檄諭交人中其要害交人懼而納款中貴人左右撓法衆爲瑩難之瑩至開誠與語爲定約束有犯者痛繩之曰吾爲爾息言也中貴感悟遂自戢後卒以善去陞松江知府先是松江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亡弊竇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積貸積累權豪索債無虛歲而倉場書手侵盜害人虛入詭出移新蔽陳衆皆知之而未有

處瑩至乃請革民夫俾淮長專運而寬其網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既關係切身無敢濫費掌計之人又出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金入官親輸又率有寬剩民歡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而田野之間無取雖突叫呶之患考求文襄立法初意舉其偏弊而通融之以爲經久之計如清水鄉灶丁草蕩以絕富人之兼并革收糧圍戶以潛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糧輸布而聽其齎持私貨以贍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於他州俾悉

遵之在官二載以母憂去松民懷之至今弘治初詔
天下舉異才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以瑩應詔稱爲
明愼廉潔堪任臺憲吏部尚書王恕聞之喜曰薦人
當如是矣將驟用之而未得其所弘治三年起知山
西平陽府明年遂超陞陝西按察使尋進應天府尹
時南京守備太監蔣琮怙寵作奸與科道官奏計連
歲所蔓引罪黜甚衆而事終不決瑩承命推鞫初若
不與異者琮覘知之不爲異最後及山陵龍脉事琮
遂得罪去瑩在府屢治大獄舉法不阿類若似此舉
衆尤稱快謂絕似王沂公之去丁謂雷允恭云居二
載陞南京工部左侍郎應天故有常例錢數千緡以
給宴勞瑩至以入者貯在官餘悉罷歸之民及壬子
鄉試乃出其在官者助場屋費明年兼副都御史巡
撫湖廣時錦田賊與兩廣猺獞爲寇聚衆至三萬人
瑩謂賊如此理不可盡殺使不開其生路將致效於
我乃下令除首惡必擒餘悉貸不問賊聞之稍各散
去遂得倡亂者十八人置之法而牒其餘歸本貫兵
不血刃一方以寧於時巡屬水旱連二十州縣而諸
藩府繕修未息公移困弊衡州等處且乏鹽瑩奏通
廣鹽收其餘利以助工作給賑濟又奏停綾紗紙錄

數十萬兩民困大蘇弘治十四年入爲刑部右侍郎
尋改南京十六年以侍郎兼僉都御史巡視雲貴二
省時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躬訪利病雖險阻瘴癘
人跡所不到之處一一履行奏劾鎮守及巡撫官罪
狀黜不職文武吏數十員修城池厲兵馬賑貧窮撫
流散威惠大行有爲奪其牛不還者聞瑩至走愬之
瑩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還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詣
瑩服罪瑩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仇殺且攻城有司
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敢爾耶不去當直搗其
巢穴舉其族覆之聲聞即斂兵退其爲蠻夷畏服如
此十七年陞南京刑部尚書亡何致仕
童時明曰詎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樊司馬之處閒
宦似王沂公固矣乃牛之自還不爲王彥方乎老
而服虜不爲趙將軍乎且守松江尹應天循良之
績茂著又足追蹤漢吏治矣

韓尚書傳

戶部尚書韓文字貫道山西洪洞人也成化二年進
士授行人陞工科給事中劾都御史王鉞鉞曲事汪
直逮文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參議轉山東參政禁打
鬼俗例倪岳薦其才行超陞雲南左布政累官都御

史侍郎南兵部尚書歷中外具有聲績弘治中召
爲戶部尚書一日　上面諭文曰朕欲理鹽法若人
阻撓今邊儲日急奈何文頓首謝出上疏請革鹽政
七弊從之已而復上疏會計足國裕民大畧謂因地
制賦乃立國之大經量入爲出實理財之要道我
大祖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爲重各邊次之
成祖定鞏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爲重南京次
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
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而已供
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
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
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錢糧俱本處存
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錢
糧銀兩其湖廣江西浙江蘇松常鎮廬鳳淮揚已供
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北
邊則是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
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
以前國家用儉故凡百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
泰至今供用日甚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
往往于額外加徵辦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

糧浙江雲廣等處之添買香蠟皆先年所無者由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爲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今近日費耳若計近日之用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何則往時年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籍先年之積制歲時之用或徙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伺於後征需已極而郡縣旱潦之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之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阻漕運遲悞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四百萬兩之銀亦難繼集復加以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十數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苦已極欲假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有可憂者此也伏望　皇上憫天下民物凋弊之餘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意必先時以預圖斯有備而無患　上嘉納焉　武宗即位差太監往江南織造奏討鹽引一萬二千文曰今新政之初豈宜有此執奏止與六千時以皇莊之故差官校賚駕逮捕民人二百有奇

巡撫王璟科道張文業永秀等皆極言其不便文覆言畿民當恤若必以莊田奉兩宮宜檄巡撫召人佃種每畝徵銀三分解部進內庫管莊內官宜悉召還得旨管莊止留內官一人終不能革文又言商人譚景清等乞買補殘鹽先帝始雖誤聽繼念邊餉亟命查議陛下初意裁革時論稱快未幾憫其陳訴復命分豁以故臣下建白不下數十章戶部議擬亦經數十次豈不知紛擾之爲瀆哉但祖宗鹽法專以備邊給賑禁權豪毋得阻撓乃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今山陝歲饑虜方大入賑饑防禦又事之急而不可緩者況帑藏空虛邊儲無積若買補之害不除則鹽法之弊益甚官課何從變賣糧草何從措辦一有急用何以應之臣反覆思維殘鹽必盡數沒官庶可以昭國法之至公全天下之大信杜奸宄之門通飛輓之利如念景清等納銀在部情恐不堪則宜如數給還追收原請引目庶情法兩盡事體合宜得旨允行景清等復陳乞文請逮治如律　上不問但令赴部領價文又議處經制之宜八事一崇節儉謂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宜從朴素光祿寺宜查減日常濫用酒饌一裁冗食謂內外諸司之事少官多者文武官

之傳陞乞陞者軍士之投充占用者光祿厨料之非急用者內監局人匠之非額設者內監派辦物料之當緩者宜盡裁省一節冗費謂宜約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輸銀於承運庫不得過五十萬兩凡裝嚴佛像及齋醮賞勞不得浪費一罪人納粟宜暫令折銀解部備用一處置鹽法鹽徒私販勢要占種蘆場或強奪於土豪額課多侵欺於奸宄乞命風力大臣清理一清查積朽各處庫貯錢帛珍寶贓罰等物宜估計易銀送部一錢鈔折銀該徵拖欠戶口食鹽錢鈔暫令折銀及崇文門稅錢亦折銀送部給邊一清查草場壩上等十九馬房草料場差官踏勘量留牧馬餘給軍民佃種歲辦籽粒銀兩解部議入　上是之仍令詳究近年支用漸加及運送各邊可行長策文復條上冗費加增之由謂京軍屢出調度頻繁孝廟賞賜悉出內帑戶部止湊三十萬兩今則取銀一百四十萬往者內府成造金冊皆取諸內庫今戶部進過一萬四千八百往者進送內庫銀止備官軍折俸今則無名賞賜無益齋醮悉取而用之又招收投充傳陞乞陞役占影射蠹公營私乞懲宿弊裁減停止所謂可行之策則稅課爲王府

陳乞者應收還官沿邊屯田奪占者敕正未種者開墾先年賞賜內官莊田宜量行遞除命御史覈實上聞既而劉瑾等日導 上遊戲廢萬幾時號八虎文每自朝退輒泣不能止屬官李夢陽言宜上章奏劾文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乃命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覽弗竟遂合九卿諸大臣叩闕力諫疏具夢陽傳中疏入 上召至左順門太監李榮傳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之心但各奴僕事朕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待朝廷自處耳衆皆惴慄莫對文厲聲述羣奸導引之罪言刺刺不休明日有詔捕瑾等下獄瑾趨至 上前伏地哭 上立命瑾掌司禮監閣臣劉健等罷去瑾憾文殊甚令人日伺其過欲肆中傷無所得遂矯詔令落職閑住瀕歸復遣邏卒伺察於途文乘一蹇驢宿野店而去行李蕭然給事中徐昂上言文率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停罷昂坐除名爲民亡何瑾益橫肆憾文不已復以戶部廣東司遺失簿籍逮文至京下獄罰米一千石押赴大同親納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終正德朝杜門家居 世宗即位首詔召文時

年八十有一矣以老疾力辭乃復遣行人賫璽書至家存問特加宮保命有司月給祿米且望以嘉猷嘉謨入告云制誥之詞有曰起文彥博於九秩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後四年卒贈太傅謚忠定吏部議謚有曰愚同武子而卒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蓋名言云所著有質菴奏議歸田錄

鄭曉曰韓公清心寡慾凝重靡粹又奮勵充養識量益宏居常抑抑至臨大事斧斷雷擊之炙不撓童時明曰古之領度支者最難其人乃有不對錢穀之問者有上曾計錄者其事雖殊而爲國之心一也韓司徒儻亦有是意乎　孝宗晚年加意樽節至平臺煖閣之議眞有足國裕民之意也使天假之以年而嗣世者不至於耗蠹天下殆庶幾哉

公輔導之力多矣

楊尚書傳

工部尚書楊守隨字維貞鄞縣人成化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自治甚嚴時羣僚有爲權貴相招延者獨謝不往後其人犯法衆避不敢鞫守隨獨按問如律衆服其先識云疏奏明謚法等七事疏城濠等九事

陳時政五事部議典史納銀免考守隨上言頃因山東災傷許辦事及寄名吏納銀免考悉以資格選用倖門一開黷貨干進害政莫甚　上批荅曰朕患吏道不清嚴考試以爲進退今若募胥吏入銀賑饑免考登仕是教吏貪也御史言是其亟罷之已有欲撓吏部權者爲之例曰凡方面官銓選俱令京堂推舉京堂缺必由內降守隨抗疏言曰是例行是廢公道而右豪貴也臣愚以爲必不可疏入得旨奪俸三月已又劾奏妖僧繼曉姦術罔上之罪直聲動朝廷巡按江西清滯獄減折納革冗費禁和買詰奸貪表廉善風裁凜凜奸吏李孜省以贓犯法守隨逮問充軍孜省夤緣得入禁中授太常寺丞守隨回朝劾孜省以贓謫戍不宜典郊廟祭祀　上命改孜省上林苑監正益倖用事吏部擬守隨南京大理少卿再擬大理寺丞皆格不用孜省阻之也久之陞應天府丞尋以憂去服闋無缺添註府丞管事時守備太監蔣琮陳祖生侵後湖壖地爲田又漁于湖御史孫紘論之下守隨勘悉繩以法於是琮等與孜省比益肆螫毒孜省嘗被密旨得察百官賢否以圖書封進守隨以例入覲忽傳旨詰守隨吏部何以不黜吏部對以廉

能正直是不宜黜又詰守隨先以憂去何得懸缺以待又對以補而復缺非懸缺也第添註而後缺耳內批守隨既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於是出爲廣西南寧知府南寧故襍夷而吏治多不法守隨獨亢節自奮罷里甲之供饋禁佐貳之受詞督課諸生革男女之不以禮婚者風俗爲之丕變孜省誅陞應天府尹而蔣琮輩復傾之謫廣西布政司叅政七年不調稍遷廣西按察使進南京操江都御史南京大理寺卿改北大理疏刑名十事皆著爲令陞工部尚書掌寺事太監李興盜皇陵木罪當死其黨劉瑾谷大用等屢以密牘來囑屢峻却之興謂家人曰我有銀四十萬留十萬養老以三十萬脫我死任汝爲之守隨持之益急興卒以內降免　敬皇帝駕崩科道論劾御醫近侍誤用藥餌逮繫獄太監李榮會審榮謂內侍情可矜疑守隨泣曰先帝梓宮在殯臣子哀憤方殷君父之事誤與故同例以春秋許世子之律豈宜輕宥榮默然泣下衆皆畏服諸奄銜之　武宗即位劉瑾擅權用事中旨取戶部餘鹽四十萬充內廷別用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廷諍以爲不可中旨詰責是何大事遽爾伏闕守隨退謂韓文曰天下事誠有大

於此者能言之乎韓問何事守隨曰八虎擅權恣行不軌此其最大者韓遂定計具疏語在韓文傳中越三日命諸奄各筦樞要勒韓文致仕守隨復獨具疏陳正君德修治化戮奸邪明法度諸事大畧謂陛下嗣位之初率由舊章間出一二新政快洽人心夫何數月以來左右近臣不能祗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美政而更張之盡誣先朝近臣碩輔而剗汰之政日以非法日以隳而天下嗷嗷莫知措其手足怨咨之氣致生災變天鳴地震五星凌犯辰宿顯見古今罕有之災交集數月之內夫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陛下獨不思其故乎今內臣劉瑾馬永成張永丘聚羅祥魏彬谷大用王岳等八人各以奸險之性巧佞之才希意導諛誣上罔下始焉猶乘間伺隙以逞已私終也至恣意肆志而無忌憚時人目為八虎惟王岳稍知畏人少避而劉瑾者尤為威猛而鋸牙善噬夫虎之能噬人也人皆知之而陛下獨與聚處馳逐又信親而愛護之豈非所謂養虎以自貽患者哉勿謂四方臣妾惟令之從人無得而議之無得而違之也事出不經理宜改正而此數人者方且叨　皇上之親幸攬天下之威權恣行暴虐詐傳詔旨放逐

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實封使言不上聞簒惑聖聽知
恩不下究大開賄賂之門擅掌賞罰之柄傳奉官員
至百千人之衆募招武勇及五六歲之童引謀畧之
士爲牙爪盡與金貂紫綬結姦邪之人爲心腹濫賜
玉帶蟒衣或奏帶鹽引私爲興販或奏討地塲大興
土木或索取官庫銀兩或冒派織造錢糧義男贅婿
悉叨金紫之榮愛卒幸童皆荷貂璫之貴附已者進
祿加官忤意者貶爵奪職罪重者有厚賂則反得陞
遷功多者無重賄則反爲貶斥內外臣僚惟瑾勢之
是趨天下人民惟瑾威之是畏向也二三大臣受顧

託遺今亦有潛交默附而漏洩事情者矣向也南北
臣僚矢心痛恨今且有畫策主文而依阿時勢者矣
且其數易邊境武畧之臣大更各省鎮守之職志欲
何爲事最易見臣於前月會同府部公卿具本力陳
其罪以俟聖裁不數日而傳旨使之任事持太阿之
柄授之寇手禍將若何伏望陛下獨斷乾剛大施渙
號將此數人拏逸法司磔劉瑾於市明正刑典遠鑒
延熹既往之愆毋使臣陷蕃武已覆之轍豈惟臣一
人之幸實社稷無疆之福疏入寢不下瑾嘱之刺骨
日遣察者廉守隨短不可得忽歲除朝退傳旨令守

隨致仕復令察者沿途偵之欲中以奇禍守隨檢飭益嚴儆車募舟一不煩於官已而瑾復矯詔指守隨與劉健謝遷韓文及科道等官凡五十三人目爲朋黨頒示天下守隨既歸屏絕交游混迹樵牧絕不預戶外事而瑾憾之不已乃文致舊事罰米千石輸於邊先是守隨之罷併其從弟守阯吏部左侍郎出之守阯怡然而南曰此吾家盛事何懟乎及守隨罰米力不能辦守阯罄其貲助輸之終不自以爲德劉瑾復矯詔削奪守隨官秩追繳出身以來誥勅併奪守阯所加銜再罰守隨米二百石至鬻田宅脫簪珥以輸瑾誅科道交章論薦謂守隨聲望素著猷畧不群秉忠守正邦之典刑堪以勒宣皇化詔復原職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少保謚康簡守阯起家翰林編修加銜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童時明曰史稱康簡公體貌重而頴異不凡少受家學與伯仲相切磋所養純正不雜釋褐即志樹勳庸屢遭顛蹶不少挫折平居衣不綺羅食不兼味歷官四十餘年泊如也故其所建立光明俊偉與劉大夏韓文齊名

雍尚書傳

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蘇州府吳縣知縣吳濱太湖湖漲淪田千頃泰作堰堤濬之民受其利稱雍公堤理訟屢斷獄決疑兩造輸服大有聲譽召拜監察御史故事令行吳人好餽泰不受一錢在臺議論慷慨明年巡鹽兩淮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事竣例當還京復命淮人赴闕乞留特詔泰留淮撫恤竈丁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泰巡滿俱與完室明年陞南陽知府有惠政以何兵部尚書余子俊薦泰可任用詔陞山西按察司副使理糧儲尋進按察使以事擿大原知府尹珎爲珍所訐奏逮問左遷湖廣參政明年陞浙江右布政使浙中勢豪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橫行泰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羣盜悉平尋進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參將李傑不法部下訴於泰泰欲奏聞傑長跪庭下伏罪泰曰此軍法也令左右縛而杖之三十三軍股慄傑有內援遂以泰擅打將官劾罷泰既歸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正德初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給事中潘鐸等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又言之於劉瑾瑾原籍陝西遂以同鄉故起爲南京操江副都御史時瑾專政卿佐遷除皆厚

賂行謝鄉人以語泰泰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進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瑾怒遂揑旨令致仕仍罰米千石草千束輸宣府文升等曩薦泰者皆以薦舉不公罰米有差泰歸復居韋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穡事不與上官相見居數年卒年八十卒時榻有聲若雷鳴

鄭曉曰雍咸寧生平氣節廉厲風度稜峻宦轍所至輒有建明

雷禮曰雍公家居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令以法治之凡縉紳失守雖造門不見平生寡言咲奉身儉素無私書無非義之餽之受太守託進家居謂邢知州曰吾逢望闕西見有二高一爲華嶽一爲雍世隆也

童時明曰雍司馬出則磊落處則高潔豈不毅然大丈夫哉而晚節伉直不以隨俗依阿乃公朝贈謚令典遂一無所及悲夫

閔尚書傳

刑部尚書閔珪字朝英烏程人進士成化二十一年以廣東按察使陞僉都御史撫治南贛時江西盜起廷議推之也珪疏言盜賊之作皆巨室由是欲捕坐

之仍革豪右橫取之弊江西人官兩京者多不悅會
妖人李孜省得幸因言珪不勝任左遷廣西按察使
敬皇帝即位復爲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弘治四年
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督兵平定柳慶等處猺
獞明年安南使臣奏入貢道憑祥龍州輒爲所梗勑
珪處分珪曰是亦各有罪焉乃議安南毋得挾私貨
行憑祥毋得阻貢物二夷爭遂息明年十一月以定
順蠻人多爲變乃奏立長官司治之至今安堵是年
十二月檄廣東三司勦平雲貴猺獞弘治八年陞南
京刑部尚書九年召爲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十一
年加太子少保十三年改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十
五年樂工袁林瘐死獄中邏人以刑部郎中丁哲濫
致之死事連御史陳玉下廷議時以事出中貴相顧
莫敢發珪乃獨從輕擬有吏徐珪以死辨哲冤并逮
下獄詔深治珪又執如初竟從末減徐珪罷爲民明
年復奏徐珪無罪得除桐鄉縣丞居亡何宣府逮妖
人李道旻蔓延百餘人珪讞罪止道旻餘悉釋免大
理寺卿吳一貫勘問指揮張天祥當其罪天祥死於
獄　上怒欲重罪一貫珪進言曰即一貫推按不實
罪亦止當徒　上怒不解珪又力爭曰法如是足矣

奈何欲法外加刑乎由是一貫罪止貶官正德元年請老乞歸加少保致仕六年十月卒

鄭曉曰公爲人敦朴質直器度博大敭歷中外不矯不隨處事有大臣風力殆一代之鉅人云

童時明曰余讀閔大司寇傳而重有感于徐珪也夫珪特一辦事吏耳以獄出東廠遂抗疏直言謂朝廷以刑獄付法司何又容東廠之羅織宜罷東廠專任法司是在學士大夫猶難言之其與廣東罷吏張聚直陳方伯之寃者一律可以刀筆少之哉

陳尚書傳

南京刑部尚書陳壽字本仁新淦人也遼東籍成化八年進士選庶吉士除戶科給事中當是時萬貴妃寵冠後宮族人橫甚中官梁方結僧繼曉干國是壽抗疏極言逮下詔獄弘治初復爲給事中二年以王恕薦陞大理寺丞內閣劉吉素不悅壽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尋轉南鴻臚卿十四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數侵犯邊堡矢事鎮城晝閉壽兼程履任先鄉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乃開

邊耕耘架梁採牧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於戰籍當有功賞壽謝之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吾何敢欺朝廷時論多之明年以禦火節功詔加俸一級十八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初劉瑾專國南科道戴銑薄彥徽等疏乞黜權奄正國法被逮壽連疏論救瑾怒矯旨械繫赴京罰米三百石發居庸監追罷其官除名歸田杜門謝客八年陝西鎮守太監廖鏜暴虐吏民楊一清薦起壽以副都御史撫陝壽至陝厲清勁直鏜畏斂戢尋遷南京兵部侍郎陝人號泣遮留不忍舍去十年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居

亡何卒卒之後都督楊宏疏言陳壽知兵遏虜有請恤其後不報壽歷官四十年太率多散地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守貧旅寓環堵蕭然歿不能葬

童時明曰楊文襄之論陳本仁也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才難得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估直名不能也本仁得之矣及考其行事利不能誘威不能惕兩忤中貴大節凜然非有特操者能之乎乃身歿不能易名而卹典一無所及豈貧不能舉之故與國家公論之謂何矣

侶尚書傳

戶部尚書侶鍾字大器袞州人進士爲御史力持憲體忤權閹汪直被譖杖於朝尋應薦復任巡按浙江奏請伸寃抑強撫恤操練歷陞刑部侍郎忤當道謫知府弘治三年起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明年江南大澇鍾條寬恤事宜又奏陳九事不報時遣廷臣賫內帑銀賑杭嘉湖三府鍾因上疏申理前奏且言蘇松杭嘉湖均之赤子也賦稅之出蘇松重於三府水災所傷三府輕於蘇松今三府乃蒙賑卹而蘇松之民何獨不一蒙軫念乎疏入　上命議賑蘇松弘治六年召爲戶部右侍郎總督京儲九年改吏部左侍郎尋轉右都御史理院事陞戶部尚書四方多災報疏奏重京儲慎庫藏實內帑省供應度邊餉清鹽法均禁例備芻料節香臘戒掊尅處存留恤災傷十二事以聞　上嘉納之時國用不足又疏言冗食太多宜汰內降官吏官祿供應太繁宜減內侍及畫工番僧酒饌天下有司存留稅糧歲不充用宜自郡王以下量爲裁處太倉銀不宜收入內庫內庫所蓄金帛不宜修齋造像及充無名私賞城門中使不宜干預國課疏入不報十六年五月貴戚乞請長蘆兩

淮鹽引得肯鍾執奏乞寢成命以杜將來不報復上言曰臣曩言二三事皆爲國計未蒙批荅伏乞宸斷凡臣章奏事干貴近者亦乞施行以通下情　上溫旨荅之明年致仕正德六年卒

童時明曰但司徒其有意於節用者乎懃懃懇懇於章奏之間無非爲國家節財雖言不盡用而司度支者可以法矣

熊右都傳

右都御史熊繡字汝明道州人進士成化朝爲御史巡河風聲丕振一日過廣平寒甚借太守裘尋還之守復遺以新裘不受巡按陝西布政于璠貶迹敗露棄官夜遁繡亟持之璠遣子入京賂當路誣繡他事謫知清豐縣陝民赴闕稱寃者數百人有熊繡再來天有眼于璠不去地無皮之謠璠落職去繡歷官藩臬俱有聲弘治六年爲副都御史撫延綏尋陞兵部侍郎奉命清騰驤四衛勇士得其虛冒糧餉者幾萬人諸奄嗾之正德初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先是在兵部結怨中貴至兩廣供應裁革日惟廩給數升而已劉瑾使人踪跡其人回報曰熊都堂廩給外無一毫過誤吾且奈何瑾不能害正德二年取回南

京掌院事又無所餽瑾遂捏旨令致仕歸之月雖昏
筆藥餌一無所有瑾復矯詔羅織罰米五百石責令
親往大同輸納卒謚莊簡

童時明曰熊莊簡清操勁節始終一致其爲巡撫
也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綵段或疑公生平清
節一介不取今受此何故及次年還京召有司領
花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此與張乖崖
納侍女之事相類而還裘之風愧死貪墨矣

許尚書傳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字季什河南靈寶人進士
授監察御史成化十四年巡按雲南時鎮守雲南太
監錢能誅求煩擾交人不靖進抗疏力言列能諸不
法事併請乞罷鎮守之設不允明年當天下鄉試進
疏請各布政司試士乞如兩京事例命翰林官分省
主考庶得眞才下禮部議部覆以爲可得旨允行權
閹汪直怙寵專權用事御史強珍論劾言詞剴切直
摭拾珍短誣奏珍下獄進具疏直強珍之寃劾汪直
陳鉞之罪留中不出珍竟戍遼東進罰俸三月頃之
有道士以黃白術干鎮守湖廣總兵李震震不聽怨
之誣李震不軌事於直謂震回南京船泊洞庭湖數

日招夷軍爲亂直奏逮李氏百口至京諷錦衣衛鍛
鍊成獄　上疑有寃命都察院勘問皆畏勢不敢二
詞進審知無實即自具寃狀以聞　上是其議即日
誅道士於市李氏百口獲全直怒進日令邏卒偵於
門無隙可指後竟以章疏字訛奏進被杖於午門幾
殆遂外補歷陞廣西按察使弘治元年擢右僉都御
史巡撫大同兼贊理軍務先是北虜小王子擁衆深
入欲爲寇既又以人一千五百入貢守臣未有以處
進初至請發內帑銀二萬以供館穀之費邊人不擾
及虜使入進防範嚴待遇厚而所以臨視之甚整肅
人以爲得體頃之條陳備邊四事一曰定策應二曰
備戰具三曰修墩墻四曰築屯堡反覆千餘言皆極
切邊方軍守利害又聞種引鹽痛革包攬等弊奏黜
害軍指揮林容葉春參將張璽守備杜澄等比三年
邊儲充實士卒精強明年劾奏武邑王克縱不律寔
迹詔謫爲庶人徙太原弘治四年劾太監石巖貪暴
巖誣揑據拾中傷朝廷差官勘無寔跡巖乃於中排
擠竟以擅用前官所遺藍絹旗降陝西按察使逾年
土魯番阿黑麻詐稱兵一萬欲取甘州城以居中外
震恐大臣薦用進乃起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與總

兵劉寧經畧哈密議方畧以聞疏曰不襲斬牙蘭則天威不振而土魯番終不知懼不懷來諸夷則聲援不合而我兵終不敢入今日之計結好北虜撫諭南羌收赤斤等衛未一之心作苦峪遺民已餒之氣以夷攻夷佐以漢兵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牙蘭既擒賊計阻塞然後綏和諸夷使之結爲姻好分守要害以防報復少遷苦峪居者之半使之共守哈密以理舊業整飭戎兵聯絡聲勢以爲諸夷應援如是則土魯番進不能戰退無所得力屈智窮稱欵有日矣既而阿黑麻逼令罕東赤斤等衛從順進疏請善加賞賜勿令哄誘野先克刀來投順進疏乞俯從其請厚加賞勞沮塞土魯番烏合之勢因請率兵襲牙蘭復哈密上降勑獎勵行之以十一月十八日黎明進兵四面合勢進親督兵進攻克其城牙蘭逸去奪已故忠順王妻女獲馬牛羊二千有奇斬首萬餘級十二月捷音至京詔陞進右副都御史居亡何奏令六阿歹興奄克孛剌仍申前約結親併令通事張海厚齎布物撫諭夷心進既平哈密城遂遣苦峪寄住夷人歸哈密故城給牛種衣糧犁具俾爲生聚計且令小列禿及也乜克力兩部常住牧哈密之西以藩蔽

之土魯番旣不能逞越二載遂稱款以所擄忠順王金印來歸西域乃定皆進之謀也明年改進巡撫陝西至陝疏陳地方事宜八條曰設驛遞以便接應革僻驛以甦民困援禁拔以除民害別淑慝以示勸懲省盤詰以除奸弊給月糧以責後效嚴防守以保地方降印信以防奸詐疏下部議行之時鎮守太監劉瑯貪虐跋扈凌轢上下官司莫敢誰何進數勸戒反出不遜語進手批之數其諸不法事瑯懼遁去進因州縣徵納公事人役投牌三司皆若於科罰留難乃聞以牌呼訊之革其弊因廉守令賢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藩臬出巡多應故事進著爲令凡巡歷所部期十日州縣期三日逐日自籍行過政績回則憑籍稽其勤惰於是守巡始多留心民隱進之前任爲張敷華敷華自有傳關中爲之謠曰張明鏡許重磨明年入爲戶部左侍郎時刑部主事鄭岳以微譴下獄進疏雪之貴戚奪河間民地爲莊田命進往勘進逐一查寔疏係民田還歸民居亡何虜酋火篩入寇宣府大同京師戒嚴乃詔進兼僉都御史率師禦虜時總兵多帶領貴游子弟爲叅隨諸目意欲叨冒功次進出居庸關即下令曰叅隨諸人自備鞍馬廩給每

日止給行糧三升到鎮即編入行伍聽征敢有買功
并侵擾地方以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乃競爲媒孽項
之劾總兵官畏縮玩寇詔以叅隨將官不與監督同
議行取回京令致仕正德初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
營進疏薦都御史雍泰代已不報越月覲闕具疏辭
不允明年進兵部尚書仍兼提督團營疏奏勸　上
勤學養心其畧曰人主之心惟在所養以大舜之聖
禹陳克艱惠迪之謨益進遊逸淫樂之戒帝王誕膺
景命罔不學於古訓以克永世臣於經筵侍聽之餘
仰瞻天表睿智聰明矧儒臣進論諄切裨益弘多故
臣以爲陛下之心欲得所養惟經筵爲切務伏望時
敏問學痛止遊逸以古堯舜之君爲必可師以昔荒
寧之主爲必當戒則聖德日新災變自弭太監王岳
奏稱官校王縉等十餘人緝事拿賊有功得旨官校
陞一級王縉象房管事進執奏賞罰人主之大柄當
功則勸浮功則懈各邊官軍萬死得一首級止陞一
級比之此輩勞逸懸絕此命一行各邊聞之孰不解
體不報既又條陳釐革弊政八事其重者曰遵文皇
舊制欲將內府役占軍士三萬三千名革退送操并
治中貴沮撓成命之罪曰革冗員欲將午門等門并

九城門多餘內官取回別用毋令夤緣添設曰甦困苦欲復嘉蔬所舊制革司苑局科尅軍士顧賠等弊曰重爵賞欲裁革傳陞冒濫軍職不報尋進吏部尚書時南京科道以劾劉瑾逮問進奏南京科道俱監要衙門欲行南京部屬暫署科道以待各官問畢還職瑾怒揑旨罰俸三月進推刑部郎中孫燧爲大理寺丞知其守正故也劉瑾妄議革天下按察司提學官進謂提學作養人才之本竟得留正德三年考察天下諸司不職官二千名荊州知府貪暴無比監司考語不敢署其惡進奏黜爲民知府復賄瑾中批留用且命查其考語來看僚屬悉懼進乃查奏諸司考語而自署其後曰上司畏其挾制而考語欺天下民被其殘虐而怨聲動地知府後卒廢棄瑾益憾進又瑾遣科道稽覈各邊糧芻巡撫憲臣多坐累繫獄戶部尚書王佐見瑾言及茲事瑾曰朝廷必誅戮一番人乃懼耳佐曰本朝未嘗戮大臣恐不可開端瑾乃曰許進奸邪若尚書劉宇可爲吏部佐曰佐與劉尚書素厚與進交淺然許素有時望劉尚書恐不如人因譖佐寔黨進瑾怒遂遷佐南京姑遣之去而後徐圖之逾月逮繫獄罰米一千石既而進薦用雍泰瑾

以泰不附巳勒致仕因票旨許進屢肆欺罔着致仕
尋除名爲民瑾誅復官致仕正德五年十月卒於家
嘉靖五年追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進子誥南京戶部
尚書謚莊敏志氣豪邁行誼修潔讀吏部尚書大學
士贈少師謚文簡論兵部尚書
雷禮曰許公諳練政體嘗指畦蔬曰爲政如理此
蔬須備知其可灌某可藝斯茂矣貿爲之能不亂
乎哈密之復擁夷夏之衆深入前代兵馬未到之
地而成安攘之功識者難之在兵部南北邊方重
大機宜文書無日不至改閱如流案無停牘諸同
事體累朝詔例不一吏員緣爲奸乃擇僚屬有識
者通查類集成編欲奏請會官定議如見行條例
永著爲令未就而改吏部至今未有繼其志者在
吏部每會議大政數語之間無不允愜性雖嚴毅
至後進謁見必留語良久果善用之不啻已出蓋
有古大臣風焉
童時明曰國朝閣豎亂政自王振始而再見於汪
直三見於劉瑾蓋古今異變云而許公兩忤之誠
兩朝之砥柱也而邊圉設奇中樞盡瘁其隨試輒
効者乎晚掌銓衡阨於權奸身雖退而名不朽矣

林尚書傳

刑部尚書林俊字待用莆田人也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稍遷員外郎　憲宗末年信用宦官妖僧發銀五十萬建永昌寺舉朝莫敢言者俊奮激抗章上言臣聞修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先儒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愉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奸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誤蒙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以此諂陛下耳曾不知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法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況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寔有祿位予焉將戰夫

鶴之好似若未害其大人尚若此伏望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繼曉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資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騷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被陛下逼脅只得曲從是畏天下議已欲陛下專擅謗詈耳夫臣善則歸君過則歸已今梁芳欲文已奸而以過歸陛下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爲身危之斷爲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視默默可以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抗可否是猶蝸觸斧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饑

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然卒不敢以此言進于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咲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昔魏任座答文侯何如主之問以直觸怒及問翟璜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文侯悅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臣不敢過望然亦豈忍懷不直之名爲陛下仁聖之累耶臣誠不畏死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祖宗之光社稷有福臣民萬世之幸上覽疏大怒逮繫獄杖三十降姚州判官俊名重天下後府經歷張黼上疏論救并逮獄杖謫宗州既而星變梁芳懼乞內降復俊黼於南京繼曉革爲民弘治初擢俊雲南按察副使滇俗崇釋信佛鶴慶玄化寺稱爲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幾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淫祠三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修之陞按察使湖廣風儀整肅吏不敢犯十一年上疏陳時政且引疾乞致仕不待報歸明年起爲廣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又明年起南京僉都御史理操江時江防頗弛俊悉心經理且持身清約不染于俗既而陝

西地震上書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録正人以端國本因薦儲瓘楊廉堪任輔導十五年江西盜起勑俊巡視俊至榜示許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諭以禍福賊首王五率衆出營擒賊四千自効賊黨解散遂改巡撫更定約束處稅糧均徭役庶務一新寧藩宸濠奏欲宮殿用琉璃瓦俊題爲酌大義以全賢孝事竊見寧殿下累乞琉璃聖諭於引錢内支二萬兩給換臣仰窺陛下聖仁廣大惇叙九族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爲無見然觀鎮巡奏議欲俟年豐定奪是巽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因事體寔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姑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老公論謂寧王多此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明理識事斷不爲此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與於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益府有修盖之費淮府有造墳之役此不可已者也所在文廟傾頹各處預備倉穀少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計節縮歲支尚少四萬餘石此不可已

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未盖荆府多敝漏淮府同在江西頹垣朽柱脫落大半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大義不可已有可爲割財內帑爲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爲又何必爲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階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淵州之儉約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聖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王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承祖

考者義不當如是矣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殁之矣殁之非孝子殁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況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尋常文具之間以毀衊前人法則臣服深感切私亦當厚損若無右於賢王臣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諛今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不尚同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

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慝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幡悟必有創於臣言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甚寧王素不喜俊至是益嗾之俊尋以憂去江西人皆攀轅泣送正德初服闋家居四川盜起特詔召俊巡撫四川兼贊理軍務至通州調發官軍擊賊擒六千人追至大巴山賊棄輜重走又追至華蓥單騎抵其巢宣朝廷德意曉示禍福賊頓首伏地俊曰吾撫汝賊羅拜而謝

既而霪雨溪溢賊失期疑阻遂誅擄州縣要害川兵脆不支俊取將領命斬以狥諸軍股慄進戰皆捷賊衆披靡亡何賊黨曹甫復起攻圍江津縣治俊聞報馳赴乘元旦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蓐食嗾枚而往圍而燒之斬首數千級甫伏誅詔陞右都御史降勑獎諭仍巡撫四川討賊當是時劉瑾專權俊不勝忿憤草疏極言未上而瑾敗乃更爲疏併前疏進謂逆瑾謀叛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臣獨幸內臣有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一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伏望陛下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

孝宗舊人修復　孝宗舊政正一二黨魁與吞舟而漏網者則天命日固人心日安矣　上優詔荅之

時宦官用事每各邊征勦必以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倖惡之又土官楊友與其兄愛爭立朝廷已革其宣撫旣而以萬金賂內豎求復俊上疏言宣撫不可復亂階不可啟忤意且與總制洪鐘會討鄢本恕等賊議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衰內批即允之科道交章保留不聽俊歸蜀人號哭奔走未幾而雨川連寇復熾殘破蜀土人民益遭荼毒矣洪鐘竟以玩寇殃民罷免俊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蜀人畏之如神明比於宋張詠云　世宗即位起爲工部尚書疏辭不允又改刑部命侍經筵上疏乞親儒臣勤講學召劉健謝遷王鏊韓文以復舊政在部犯法者一無所貸尤嚴于內官內官犯法有不下法司者俊疏論謂法立於祖宗守於陛下而奉行於法官漢武侯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

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干內臣至內臣之親屬皆得免
死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萬一作姦犯科而無
法以制之是教之使犯其流安可止耶亡何太監芮
景賢受民詞狀奏奉逮捕知府郭九皐俊極言內臣
受詞大壞法守即奉旨拿解犯人猶不免以天子之
尊下侵有司之事頗類苛察足傷大體蔣皇親負寵
殺人俊執法擬死疏奏　上不悅下旨曰着林俊回
話來俊即面奏曰臣官至尚書天子無故不呼名臣
爲陛下守法而以名稱何罪且法者祖宗之法陛下
安得以私椒房臣又何所執也詞嚴色厲聲振殿陛

上大怒舉朝皆爲俊危尋亦不之罪明年改戶部
加宮保先是正德間皇莊田土大擾畿輔俊受命查
勘盡數給主召佃復上疏畧曰臣竊謂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且天子藏富於民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
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
所以奉陛下一人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
天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宮闈者乎祖宗以來宮
闈一切公用自有成規況九重之內錦衣玉食何欲
不遂顧可屈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畝畝之業辱
宮壼之貴雜於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

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漢宣帝嘗以池臺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賑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爲皇莊也且皇之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爲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佞之徒假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曰皇鹽即此三者足以傳唉天下貽譏後世臣願陛下掃除之明降切旨榜示中外盡削皇莊及各宮莊田之名一洗累朝之弊永垂萬世之庥萬一以爲宮中常年供用不能頓缺敢乞著爲定例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宮以充支用邦爲光明正大不傷大體何必虛受莊田之名寔充內臣囊橐貽小民之害而示天下以自私自小也哉至於皇親功臣欽賞莊田查得洪武初年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舊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干戈百戰之後海內人民喪亡畧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爲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翊命元臣比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侔況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聖祖宜乎析土壤以示恩賚亦無

不可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亟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爲國家之大本而仁君所賴以爲國者也然功臣之中勲勞大者至今誠有莊田不過數家查得管業已定侵占絕少惟是近年以來皇親侯伯奏討無厭而朝廷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以致被害之民流離失所甚傷國體伏望一切裁損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仍乞通行天下再有奸民故違舊例將民間田產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者處以極刑則法重而人不敢犯恩溥而民得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上嘉納之遂悉命查勘一清夙弊明年復署刑部事適太監崔文厮養李鳳陽謀筦城卒需索工值至有身在工所而復徵役錢者御史劉麟發其奸狀工部執送刑部訊之而崔文私囑俊求免俊不從文遂誣

帝移獄鎮撫司俊執不發文劾俊抗旨　帝怒切責俊修撰唐皐言老成人不可不恤先王所優禮以共理天下也林俊引疾乞休陛下溫旨慰留乃因崔文厮養而遂加詰責萬一林俊掛冠玄武祖帳東都陛下何以自解於天下不報居一月俊稱疾乞休允之賜酒饌寶鈔以行科臣衛道言以崔文厮養而去

大臣大非國體不報時嘉靖二年夏六月也五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六歲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葬以安存歿矜恤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狀之法成化初皆厚綿重亶才足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箠楚非仁厚之道也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速宜引用以裨聖德報聞既而　帝以俊議禮附廷和奪爵隆慶初追謚貞肅俊好汲引後進極力奬予君子擬之范仲淹云

支大綸曰見素立朝正直不妄詭隨尤好引掖後進庶幾君子儒乎

童時明曰林公仕宦垂五十年論者謂其不愛官爵不趨權勢抗顏敢諫難進易退終身冲素與寒士同嗚呼昔人謂不愛錢不恤死則天下太平公蓋兼之矣

孫尚書傳

戶部尚書孫交者鍾祥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南部曹郎正德初歷官吏部右侍郎劉瑾用事改南京吏部尚書瑾誅召入爲戶部尚書交在戶部值畿甸河朔流賊劉六等爲患朝廷命將出師調度甚急四方以災變上不得不覆其處請觸稅糧若干其處截留

運粟若干京師四方之需不得時繼事皆難處交從容停調權其輕重緩急務求濟事又因民貧歛急不忍椎饑竭髓取償歲額至於官爵之冒濫賜予之無節非時之宴遊無益之齋醮一切侈糜耗財之事終不能違其所蔽因其所明乃嘆曰胡爲使民至此極也遂連疏乞休致仕歸隱九峯　世宗即位首召爲戶部尚書疏請定內府收受錢糧事例乞著爲畫一成規命本部轉行申禁仍令科道帶管監收不得覺察得旨嗣後每石止收耗一斗不許額外多取重困小民又奏宣大遼東延夏甘肅各鎮軍需歲支歲辦之數因言各鎮額辦糧草先年未嘗告乏比乃奏計頻仍額外給發視歲派之數不啻加倍所以然者一則由民運兌運之積負二則由逃亡兵馬之冒支三則由勢要中鹽之虛出凡此三弊得各鎮巡官留心計處自不必全倚京儲例外供億矣　上深然之嘉靖元年奏革京通二倉中瑞館總督太監及臨淮徐德督監內臣又言京師造酒糜費五穀以致米價騰貴請禁民間不許造酒貨賣并禁淮安民不許造麴頃之刑部主事羅洪戴以擅笞錦衣官校被逮交疏救不報因乞求退　上慰留之居亡何竟致仕歸嘉

靖十二年卒於家謚榮僖

沈越曰公再典戶部承正德末年公私匱乏之時裁冗食立經制國計至今賴之及致仕十餘年清標奇德卓爲海內之望

童時明曰余讀孫榮僖公傳謂公任南京駕部時爲職方主政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携朋儕飲奕賦詩習以爲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歸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於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時爲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平生言論恂恂誠慤清慎恬雅始終一致是可以植標仕林矣

陶尚書傳

兵部尚書陶琰山西絳州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弘治朝歷官刑部侍郎正德四年陝西遊擊徐謙訐奏御史李高謙故劉瑾黨又厚賂瑾欲中高以法而甘心焉　上命琰往覈其事琰據法直高謙不平訴於瑾瑾遂矯詔下琰於獄禁錮兩越月乃罷官去尋又以他事罰米百石納本州預備倉三百石親詣大同上納瑾誅召起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理巡撫奉命單車就道至鎮廉得諸倖豎及官民之豪猾者悉治以

律權豪斂手且淮安乃南北咽喉貢獻必由之路中使往返求索無厭而督運武臣又往往侵漁其間爲奸利事軍民並病焉琰乃榜諭以法常廩之外一毫不少假而率以勤廉俾知敬畏未嘗有一人敢犯禁者八年進右都御史總督諸軍務事巡撫浙江初廷議以河北賊并桃源諸賊未平故勑用琰至則劉六已殄滅王浩八已聽招撫人心甫安而寧紹濱海屬邑颶風大作海隄壞者三百里居民漂溺者以萬數琰聞之憂甚乃親按其地亟出帑銀多方賑救仍委官築隄捍水自蕭山至餘姚凡百餘萬丈琰又慮桃源賊譎詐難平乃奏設兵備及簡拔羣僚之有才者分守要害處置周悉亡何賊果率衆突入境琰遂督兵會勦悉平餘黨奏城開化常山遂安蘭谿四縣九年總督漕運頃之致仕　世宗即位起右都御史再總漕運兼理巡撫尋進戶部尚書兼原職復改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乞休疏凡十上乃許之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嘉靖十一年卒於家年八十四贈少保謚恭介

沈越曰陶司馬質諒醇謹直道而行言不詭激事不避難一時稱爲名德

童時明曰國家建都北燕仰給東南輓輸故事莫大於漕陶恭介三總其事而事克以濟是可爲任事之臣矣

喬尚書傳

吏部尚書喬宇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朝歷文選郎中陞太常少卿正德七年爲南京禮部尚書上疏請建儲宮不報亡何敗南兵部參贊機務十三年番國烏斯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其生前事者以爲活佛上遣中使迎之所求殊方百計宇上疏諫其畧曰國朝祖宗相承所以不絕番使朝貢者不過羈縻遠夷而已非崇奉信惑之也陛下天縱聖明無微不燭抑豈不知西方之佛教無益中國之治理乎遣使迎佛甚傷國體不報南道御史林有年亦疏論逮詔獄宇復疏救得釋旣而　上幸大同榆林以伐虜爲名江彬等導以荒褻不經事宇上言陛下舉動天命人心所係累數百言極其剴切不聽　上遊幸不時前星未耀中外危疑宇復上疏乞早建皇儲以定宗社不報十四年　上親征宸濠駐蹕南京江彬等統領邊兵數萬扈從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宇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鎮

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忌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愕督府遣人謀於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索日或數事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又倡率九卿臺諫三上章勸回鑾輿以安社稷不報　世宗即位奏定南京進鮮船隻不得增減內官毋許緣託爲奸尋召爲吏部尚書翰林呂柟鄒守益以議禮下獄宇言自二臣收繫人心皇皇以言爲諱況茲天氣炎蒸法司黑人俱蒙釋減若此文學侍從之臣尤宜矜恤疏入報聞呂鄒得外謫既而會羣臣集議大禮宇奏言古今未有無父之廟然必以孝宗爲考而後憲祖之大宗爲不絕律凡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降服宜以聖祖律文爲法不聽時　上崇尚齋醮宇言登極降詔首正法王佛子禪師之罪體訪內府宮觀出入誘引之人裁革善世眞人爵號折毀新建寺宇邪正之辨了然乃一旦遽信用妖幻煩勞聖體此不可之大者　上命暫輟未幾疏論席書張璁桂萼畧云近者罷汪俊用席書取桂萼張璁舉措異常中外駭愕夫一二人之偏見撓天下萬世

之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曰効忠寔累聖德且書非廷推特出內降陞爲尚書百餘年來所未有者請收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其職如故止蕚璁不召天下幸甚疏入不報遂引疾乞休　上允之御史許忠劉隅言宇忠節清望冠於一時昔守留都宸濠搆亂有保障之功今任銓衡素風澹泊門庭生色正清朝所倚任者不宜以一辭遂聽其去　上曰朕未嘗不用宇渠自以疾求去耳久之卒於家隆慶初追贈少傅謚莊簡

重時明曰喬公正色立朝孜孜爲國留都之鎮定卒折奸雄之膽可謂有功社稷者矣

王都御史傳

都御史王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守祠祭司時度僧數多雲鳳抗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及旨下度僧不多人皆嘉其有回天之力弘治十年五月京師風霾踰旬雲鳳陳修德弭災急務大意納忠言罷左道齋醮採辦傳辦諸事　上嘉納之時太監李廣與皇親張鶴齡表裏扇結怨徹中外人莫敢言雲鳳不勝憤恨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設醮呪

死不驗又令校尉數伺其出入欲中傷之不得適值
聖駕郊天省牲回廣捏奏雲鳳駕後騎馬逮下錦衣
獄謫知河南陝州正德初吏部以人望起雲鳳爲國
子監祭酒時劉瑾用事雲鳳父佐爲戶部尚書業以
與劉瑾議不合歸雲鳳被命欲堅辭及有遺書言執
政者誦　太祖寰中士夫不爲吾用者當殺身滅家
語於是佐謂雲鳳曰吾老矣汝處我何處死乎雲鳳
不得已泣而就道至京一無所餽瑾瑾怒欲重以禍
不能得而罷時國學敎廢雲鳳以十七約示諸生檢
束大嚴雖誹謗四出不爲動六館士子卒感服尋乞
養病歸瑾誅起用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大僅
兩逾月凡上數十疏如建儲及免調官軍等事皆中
時弊時給事中王昂劾吏部尚書楊一清選法不公
謫官一清自劾留昂雲鳳貽一清書曰近者留王昂
一疏甚爲人所傳頌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
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遷
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青瑣則
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
豈不足以照耀古今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
羅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

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寔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奬進邪人則善類阻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譎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誦德之詞則乞憐求宮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於德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其敢布其愚焉須之以父喪去十年起僉都御史清理兩浙鹽法明年十一月卒於官

董璘明曰史稱王和順志行卓然侃侃正論當事無所避忌信然哉乃同榜蔡虛齋先生爲鴈行而終身師事執弟子禮非識高見遠者能若是耶

孫尚書傳

南京吏部尚書孫需饒州人進士成化末爲南京御史劾奏妖僧繼曉以左道惑聖心請正典刑逮繫廷杖尋釋之改給事中弘治初請追贈于謙建祠墓所歷陞都御史弘治十年巡撫河南時河溢且噬汴城民流移載道乃議使役以築堤而予傭錢令出趨者

千百計隄成而饑復濟公私便之羣盜橫行令督兵擒捕先後獲數十人復取其贓散州縣以充給濟之費他若讞獄平賊鋤強植弱孜孜在念民所便不便皆以次行頃之朝廷駕帖下河南取牡丹三十本需抗疏奏言不可以耳目之玩勞民命止之鎮守中官劉瑯與需水火剝民自殖需輒以法裁之有奸民違例赴瑯投訴牒者需必據法裁之荒裔瑯嘗跪請於需曰瑯不能學公廉盍稍縱繩墨使瑯得飲勺水以相安於此耶需不爲動瑯深銜之日夜圖陰中需大臣之子有怙勢橫於其鄉者需亦裁以法於是瑯計得行會陝西巡撫缺遂調需往補蓋大臣亦不欲其久於汴也十八年撫治鄖陽時太和山祈禱諸費皆自民出需曰山有香錢鉅萬典守者司之是不可取爲享神之用耶令有司籍記悉貯均州於是祈禱之費不擾於民正德初劉瑾矯詔羅織需巡撫事罰米二百石輸邊尋改南京禮部尚書辭不允瑾又矯旨罰米一百石正德七年上疏請建儲宮不報尋改南京刑部尚書辭不允九年改南吏部尚書奏考察庶官所黜叅之公論無毫髮私狥其黜者止坐微罪不忿以太甚加之或曰如此則彼將不服且得藉口自

文需曰吾期服彼之心苟公矣他何慮也盖所黜數人頗有時望聞者始而疑既而廉之果當黜於是益服其明　武宗遊戲無度需疏修政弭災戒遊畋抑權倖數事不報尋乞致仕歸

童時明曰古人謂救荒無奇策而孫巡撫以築堤之役竟濟民饑寧非兩利之術乎乃兩抗中貴卒爲所議眞心直節著聲縉紳矣

儲侍郎傅

戶部侍郎儲瓘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淳行清修與物無競而介然自守在吏部減石不淆交游稀寡弘治初疏薦謫籍遺才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李文祥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毒霧瘴氣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付吏部起用之弘治十年陞太僕寺少卿時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被逮科道疏救併逮下獄瓘上言臣竊見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等頃因言知州劉遜不宜提解皇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

民莫不私憂竊惟以爲麗泮等不諳事體觸忤聖心
卽其所言不爲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國家之
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耳仰惟皇上卽位以
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忤者未
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聖
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
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然以皇上十
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
史冊不能無疑因一事而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
此臣所以竊爲皇上惜也且泮等進言亦其職業但
今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急遽辭失於婉曲原其心
蓋仰賴聖明在上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隨言納忠
不避煩數其情固可矜而其言亦不可畧也況科道
官乃朝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
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是言官必選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
言之善卽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異
數而優容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
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阻邪謀爲廟社之福若摧
折之因繫之中人之資守道狥義者少趨利避害者

多彼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爲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摧辱言官盖非人主之利也自泮等下獄科道一空當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皇上臨朝之時觀瞻所及燕閑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衷也欽惟我朝列聖尤喜諫諍臣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踈怒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益怒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復覽其疏中有足採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方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洪熙初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曰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御前草勑引過戈謙如舊朝參令百官毋以謙爲戒此祖宗之盛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識事體縲絏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皇上廓天地

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不惟泮等心懷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聖德歡欣交通四方傳之以爲盛事史策書之以爲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眞可以匹休祖宗而貞觀之治不足言矣然豈高遠難行哉惟在聖心獨斷一轉移之間耳臣待罪大臣義同休戚是以昧死以盡惓惓之愚忠惟皇上赦臣之罪而采納其言則天下幸甚　上乃釋之未幾又上言乞令史官注紀言動如古左史右史正德初陞太僕卿條奏禦虜五事一敏聽斷謂議處邊事宜速求至當稱制臨決即日行之一備將材謂宜會推文武臣堪爲將領偏裨提督贊畫者共事京營一廣叅謀謂擇羣臣中曉暢軍事雅有志操者每邊遣一二人往以補巡撫謀議之闕一募材勇謂宜懸賞招募驍勇材武之士聚之京營以爲威敵消患之備一覈功賞謂捐數十萬之銀貯之有警處所俾上功者提首而入懷金而出願受官者納賞以爲左驗其一陣之中有殺敵不暇顧者許本隊乘便取首如疑似不明即以賞銀均給一隊詔從之明年陞右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閑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國朝故事又明年陞戶部

侍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其門若奴隸然瓘愧憤引疾求去李東陽與瓘善得允致仕內批瓘有才望行且超羣瓘去數月瑾誅復起用又權倖繼用事瓘欝欝不樂明年乞休改南戶部未幾改南吏部辭益力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居亡何卒於家謚文懿

童時明曰甚矣哉諫君之難也古謂諫與諷而少直故取以爲諫法所謂可爲諫法者以其能入君而已不至於以直賈禍焉耳余讀國朝名臣奏疏屢屢矣得儲少司徒救解諫官藁婉而切直而不激又在諫與諷之間乎是可以傳矣

王尚書傳

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字懋學河南南陽人成化末進士初爲諸生督學陳選稱爲經世之文弘治十年歷任山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十五年陞副使仍督學表率諸生以陶養爲本以文藝爲末抑浮崇雅先行檢而後詞華品藻高下毫髮不爽又好引掖人每生徒請益因材開發亹亹不倦士子翕然歸之劉大夏對　敬皇帝論人才力言鴻儒可大用正德初吏部從人望陞爲國子監祭酒整飭監規一如其所以督學者未幾以守正忤劉瑾回籍正德八年召起

南京戶部右侍郎十年召入爲吏部右侍郎尋轉左
藻鑑人才綽有清望十四年爲南京戶部尚書宸濠
反詔鴻儒督餉起兵鴻儒兢兢任事又聞車駕將南
巡忽疽發于背卒謚文莊
雷禮曰王公學有體要明習國家故事處已待人
開誠布公人不敢干以私
童時明曰國家特設師臣士人之標準繫焉以王
文莊之督學也寧不足法哉是當多事之秋以身
徇之其志亦可悲矣
吳尚書傳

工部尚書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原籍梧州成化丁
未進士初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子民減賦息訟刻
家禮寔行之都御史屠滽檄廷舉爲邑權璫修家廟
廷舉曰非奉舊例新恩不敢役一民費一錢也抗不
奉命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廷舉即以銀市二葛曰奉
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也非順德所有太
監怒取金去按廣御史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已
能者會廷舉壞淫祠撤其材作書院修學宮御史按
而會其直竹木碎計斤兩廷舉囚首服桎梏曰請訟
所聽理士夫羣泣訴其無私盜狀御史大慙釋之又

順德有卿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廷舉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訴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令盜其門大爲先人辱請就死乃爲撤之御史知其事即捕少子令自首賂知縣乃得釋盜且撤門表少子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吏加以嚴刑不易口弘治九年屠滽爲吏部時廷舉業已爲令十年矣滽猶以前檄不行故嗾之僅遷成都府同知憂去補任松江上疏請修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劉大夏馬文升薦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韋兵備官改廷舉管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參議轉瓊州海道副使當是時廣東鎮守太監潘忠橫暴淩人廷舉抗疏劾忠二十罪忠亦列上廷舉罪狀逆瑾捏旨逮訊鞫按無所坐止以枉道回家械首吏部前十二日從戍鴈門瑾誅放還改雲南副使尋陞江西參政討桃源賊賊故猖獗討之已歷年費甚不貲廷舉單騎直入賊巢責諭詞色不撓賊却以威不爲動顏色愈厲賊無如之何顧愧服羅拜送歸久之伺得賊中要領誘勁賊執其首廷舉繼之以兵遂一鼓平之晉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船進貢交易之法平賦役亡何嶺西猺獞賊作亂詔廷舉兼兵備副使防賊十

二年湖南饑陞廷舉副都御史賑濟辰州民賴之全活甚衆奉勑勘永平保靖兩江口夷情又疏六事備宸濠之變濠聞之且恨且懼惟恐廷舉巡撫江西云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嘉靖初南京災異廷舉乞罷因勸請勤學修政親賢遠佞日覽大學衍義以爲法戒之資　上賜溫旨褒留之亡何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犯輔臣改工部時方興作罪人以金贖刑悉貯工部以備修營官司空者方幸得羨餘可染指而廷舉甫至即疏奏請常平倉備賑上從之大禮議起廷舉上疏自劾不能救正議禮之失　上不悅改南京戶部侍郎尋進右都御史理南畿巡撫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先是南京工部派徵浙江江西湖廣福建諸省銀六萬餘兩造海船運送山東青州諸府布花於遼東以給軍士兼防海寇其後青州諸府以海運多險已將布花折銀輸遼東而派徵造船銀兩如故廷舉奏言海船之造勞民傷財無益於用請革之便　上從之詔自今海船罷造勿復徵派擾民廷舉又請以南京馬快船十分之四改爲操江巡哨船可省南直隸數十萬銀兩時以大禮議未定下詔召張璁桂萼於南京廷舉奏言張桂被召必不肯變

初說以犯罔上之誅願特勑諸王府及兩京大臣各陳所見而家居若謝遷楊一清韓文邵寶王守仁李承勛皆累朝舊臣熟於典禮勑令開陳擇其合於禮者斷而行之以正前代之謬則大孝咸乎人無異議不報尋晉南京工部尚書居月餘即疏乞歸從二年卒卒之日家貧無以爲殮都御史姚鏌爲之營辦葬事隆慶初追謚清惠

崔銑曰銑生平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之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嗟乎吳公衣食人惠廣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瘁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日安於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比卒未聞報德者命也

鄒守益曰中貴斂手逆藩寢謀清勁如公縉紳生色矣

童時明曰余聞之人吳公平生篤友誼先是以鄉舉卒業太學與南城羅玘友時玘以貲入太學病痢僕疲而死廷舉爲煮粥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反玘病瘵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及令順德時陳白沙講學江門李承箕自楚來從之遊邑人梁景行亦白沙

門人而鄒吉士智謫石城往來順德間廷舉造請
諸公不顧期會至則談論先生之道術夜以繼日
吉士卒順德廷舉爲其治喪劉公大夏以方伯行
部至順德廉知乃益重廷舉與交驩已而歸吉士
之喪於蜀吳公之信乎朋友也如此故能獲上治
民也與哉乃其勁氣直節足寒淮南之膽又追蹤
汲長孺矣

周尚書傳

吏部尚書周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拜行
人司行人正德初遷南京兵科給事中後九年改禮

科給事中當是時士大夫重內徙得輒動色以賀用
獨曰南於我便乃復以爲南京兵科給事中　武皇
帝好佛遣中貴人迎大寶法王於西番用上書諫甚
力已又論倖進諸大臣及鎮守江西中貴人不法數
事久之遷廣東叅議督兵討賊誅者九百餘人平寨
十有八猶以前敢言功不得錄嘉靖初陞浙江副使
未幾遭母憂服除改山東副使整飭臨清兵備爲捕
盜格若干條盡臨清之境盜不敢入遂遷福建按察
使故事鎮守市舶中貴人日給食三山驛費錢至若
干用勅驛減十二且曰吾將以漸盡去之踰年遷河

南右布政使歲祲詔發內帑以賑會汝寧分守缺用
輒自請攝事盡罷俗吏所爲具文苛法全活甚衆事
聞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捕斬劇
賊若干人已而曰民之爲盜非得已也夫事固有源
不窒其源流終不可得塞徒多殺人父子兄弟何爲
移書屬邑薄賦稅平役徭緩軍餉之徵行之期年盜
果不復作召協理院事晉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尚
書有所薦引失宰相意而尚書政與宰相比因諉過
於用調南京刑部右侍郎用終不自辨後兩人相繼
罷而拜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遷南京工部尚書

工部市物於民吏受賕率先給直而故緩其入黜賈
者因擬以爲利用令民有物得自輸輸已授之直罔
後弊頓革嘗修鄖城召匠與之分地籍而藏諸官匠
內自畏城以不速圮改刑部尚書兄廟灾上疏致仕
嘉靖二十二年用御史薦徵拜工部尚書總督河道
數月改督理漕運未至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明年當
考察京朝官廉得其人賢不肖狀輒手書於籍又第
其高下丹鉛識別之天下服其公又明年滿九載加
太子少保亡何進吏部尚書自近歲來郎中於爲政
專尚書至不暇有可否而侍郎遞相踵不出語爲知

體郎中者其知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政
幾由吏出用以爲不然有所舉錯必謀侍郎兩侍郎
莫不樂爲盡力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吏不得
爲奸私故其典銓不嚴而肅會當大計群吏晝夜取
部使者所上籍閱之又採輿議品隲其賢不肖去留
之遂以積勞致疾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恭肅

童時明曰余觀恭肅公之諫　武皇帝迎西番佛
語激烈幾與韓昌黎爭光并斥中貴人戢盜賑饑
通商治城歷歷有聲至掌銓衡猶爲得體又聞其
治家嚴而貧臨沒數語毋一及私然後知其居官
勛業者蓋悉自澹薄寧靜中來也公真一代偉人
哉

何尚書傳

兵部尚書何鑑新昌人進士弘治三年歷官四川右
布政使先是四川茶課司歲徵茶數十萬斤與夷人
易馬永樂以後夷人恐由陝道故茶課浥爛官吏老
不得代鑑乃議徵銀解部官民便之六年陞右副都
御史巡撫應天等處水災疏寬鹽事宜十條折兌運
折祿米折食米折軍糧停料價停織造留船料留課
鈔關鹽引存工價又疏乞照往事川陝存留折銀二

十萬兩兌軍米三十萬石分賑各屬皆准行之所在民不知灾時工部侍郎徐貫奉勅濬吳淞江白茅港以洩積水費無所出鑑請以兌軍諸費充役又以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工程分工賦糧使官賴民之力民受官之濟用米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萬衆不以爲勞費不旬月厥工告成松江小民苦於糧耗不敢更易鑑以小民多官田而糧重大户多民田而糧輕遂令有司加耗民甚稱便未幾憂去弘治十年起復巡撫山東山東南北要衝接遞水夫馬夫閘夫溜夫驛夫壩夫守堤守橋等役歲計四五萬人官府濫增吏緣爲奸民不堪命鑑乃度州縣繁簡酌里分多寡分派夫役立爲定規臨清德州倉場權貴攬尅納充巡捕官兵倚勢害民悉擒治之隸戎籍者數十人十二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十四年兗州徐邳等處大旱命鑑賑濟首陳五事一借糧餉以資賑卹二乞通融以拯時艱三停料價以止無益四免差役以寬民力五停工作以待豐稔悉報可時巨盜弄兵鑑亟行招撫流亡牛具穀種區畫備至十八年户部献民數户口　上按啚數户以爲當今生齒繁盛户口宜盈而虧宜登而耗弊在逃亡流移脫漏埋沒命簡大

臣查覈廷議共推鑑乃奉命往覈河南湖廣陝西三省疏奏處置地方十事一曰請官給散户田二曰處置附籍人户三曰處置還鄉人户四曰查理軍匠奸弊五曰嚴户籍以革脫漏六曰嚴版籍以清里甲七曰嚴禁捕以靖地方八曰專委任以捴地方九曰均田賦以安小民十曰設衙門以控地方復陳沿途所見軍民利病六事請兌支以寔京儲處驛傳以袪宿弊足兵食以備不虞停夫役以甦民困添佐職以備任用均差操以障地方奏裨新政正德元年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南兵部參贊機務迮瑾矯詔勑南京運米三十三萬石轉卹鳳陽鑑疏言留都地方重於鳳陽灾傷甚於淮西又會同守備極言辨奏始得停運先是鑑巡撫江南時奸吏張文晃以詐僞事捕置於法後亡匿入京附瑾朝夕扇禍無所不至乃誣鑑擅用松江布事罰米二千石寧夏上納鑑計無所充戶部爲乞恩寬宥乃得免致仕歸瑾誅召爲刑部尚書尋改兵部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劉六劉七等盜起州縣望風奔潰甚至開門迎款以故南非不通人心恟恟鑑建議選將練兵嚴號令公賞罰募義勇起用劉瑾罷黜將官白玉等數人奏行山東直隸等處

脩濬城隍選補軍餘機兵錄用民間武勇鄉村鎮店結伍立柵互相救援河南山西等處設兵守黃河斷大行以防奔突京操官軍俱留本處分守郡縣又於漕運十二把捻部下每船選精卒一人沿河往劄以防運道商旅又請立大賞以消大患詔悉從所議宸濠奏復護衛堅執不與入年致仕嘉靖四年正月卒贈太子太保

童時明曰史稱何新昌素有執持不阿權要亡論其它即鋤吏抗藩王其端方正大之操可槩見矣

趙尚書傳

工部尚書趙璜安福人弘治三年進士歷官濟南府知府正德初逆瑾用事璜持不阿獨無所賂瑾捏拿解赴無所坐謫官歸瑾敗當道薦起擢順天府丞尋陞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東僱流賊之變璜擇藩臬賢能者賑之脅從聽撫橫死者掩遺骼表節義以敦風化凡徭役征輸悉曲計措處民困大甦頃之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御史捻理河道明年整飭薊遼邊關轉工部左侍郎召入掌部時清寧宮災命官採取大木以備營建未順宣慰彭明輔進木五百根皆堅實美材有圍一丈四尺長五丈者天津河涸至張家灣

一夫價費一兩至神木廠以大車二輛併作一輛名雙脚車運木一根價八十兩人驢被壓即死車户多逃亡雖有開河淤塞難運侍郎劉永修濬費銀千兩迄無功工部及採木官俱停俸璜請任其事議令天津三衛下班官軍運木免顧車之費嘉靖初奏言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正德間謀領璽書金印賞賚不貲乞賜裁革詔命籍錄又奏明玄宮佛像毀刮金屑一千三百兩悉給商以償宿負嘉靖三年大禮議既定乃議遷顯陵璜力言不可謂顯陵爲先皇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祖法議乃得罷於是又議修改悉從節省十六年御史馮恩因星變上言歷舉群臣邪正謂璜爲廉介一時廷臣第一居亡何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莊靖

沈越曰趙公爲人有幹局以才見稱而孜孜奉公有大臣之節士論亟許之

童時明曰　世廟紛紛議禮不諱與作董其役者悉取裁於趙安福而安福以才能當上意難哉即裁寺僧一節祛無用以濟有用斯眞才也已

彭尚書傳

兵部尚書彭澤蘭州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中十三年以北虜犯邊上攻援四策正德
元年爲眞定知府歷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時流賊
劉六等作亂澤率揔兵參將敗之於西河縣殺賊二
千餘人既而分調諸將又敗之於西平詔陞澤右都
御史揔制諸軍又敗賊於六安州定遠縣殺賊四千
四百人事平加太子少保明年揔督四川軍務率苗
兵征漢中劇賊廖林子等平之已又率兵討平內江
劇賊駱松祥等九年以四川盜平加太子太保適值
土魯番據哈密兵部奏舉澤往經畧澤受命抵甘州

土魯番遣人遺書曰送陝二千我歸哈密忠順王金
印澤以番夷可以利啗遣使送銀幣贖還用詔進左
都御史召回掌院既而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甘
肅兵備副使陳九疇以哈密回夷居肅州城者謀爲
內應併進貢頭目拜失烟荅及斬巴思等凡裹甲者
皆收繫搖死令內附夷兵刼其營外瓦結刺使據哈
密九疇自搏戰土魯番懼乃引去兵部尚書王瓊劾
澤賄夷啟釁土魯番知瓊與澤有隙欲甘心九疇假
稱九疇壞事誣奏澤等欺罔先是澤掌院嘗與言官
論及佞臣錢寧錢寧者以內官養子有寵於　上賜

國姓澤懷不平輙忿罵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王瓊因以語寧且曰吾爲君致彼來君私察之及招澤過匿寧屏後瓊故激怒澤澤復大怒罵朱寧佞賊寧深啣之及土魯番奏入瓊議令法司按寔議罪會多官議戶部尚書石玠以爲大夫出使外夷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瓊曰納幣虜庭致腦後患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不能奪禮部尚書毛澄力救之奏上寧從中內批褫職爲民九疇亦除名　世宗即位起澤兵部尚書陳九疇亦起陝西按察使尋進都御史巡按甘肅時安陸閹人多陳乞子姓爲錦衣官澤請禁勿陳乞以撓國是從之著爲令嘉靖二年罷歸先是澤之起用楊廷和主之張璁桂萼以議禮憾廷和不置張桂既相乃欲傾澤以及廷和遂召用王瓊提督瓊既被用即上書論陳九疇誣罔逮下獄詞連彭澤請逮治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得不死謫戍澤奪官隆慶初追贈少保謚襄毅

童時明曰彭王相許蔓延二十載幾成牛李之黨然以廷和故而及澤則其是非之辨自明矣史謂澤骯髒山立以廉自持且疏闊能任人遇事無所避所至文武著聲國家可獨少斯人哉

伍右都傳

兵部尚書右都御史伍文定湖廣松滋人弘治三年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決獄明恕陞成都府同知以事忤逆瑾追逮詔獄爲民瑾誅補嘉興府同知平桃源賊有功都御史陶琰以異材薦於朝陞河南府知府時江西吉安多盜乃調吉安至即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平桶崗簞賊斬二十餘人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詐稱奉太后聖旨移檄遠近人心惶惑文定曰此賊也吾當手刃之會王守仁倡義文定毅然以討賊爲已任提兵攻破南昌宸濠率師還救迎戰於王家渡又戰於樵舍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炮火燎其鬚不爲動濠遂就擒守仁錄上首功於朝陞江西按察使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世宗即位改南京提督操江疏言江防六事專委任明約束寔行伍示激賞處船隻時操練下部議行之以平江西功廕子懇辭不允嘉靖四年屢疏引疾乞休得允七年南京兵部尚書李充嗣薦文定自代會雲南有土舍鳳朝安銓之亂遂起文定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雲貴川廣等處軍務未入境賊平詔文定賑卹傷殘軍民修明武備搜捕遺黨一切善後事宜並聽

便宜處分時芒部屢不靖文定欲乘兵勦之以伸威百蠻乃四川按臣力言不可　上遽降旨罷兵召文定還京提督團營文定因乞休致仕歸九年十月卒詔賜祭葬如例

譚希思曰文定孤忠自許遇事敢爲不能與時俯仰故功烈甚著乃以狙牾終其身爲志士所深惜云

吳瑞登曰宸濠之平孫許勵其節王伍大其勳而中其機宜奮其忠勇則文定力也昔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燒其鬚而不驚以故保全睢陽與勘鋤寧賊者曠世一例至於桃源等寇屢伐屢平安鳳等亂聞風即解彼芒部不靖勦之宜矣而當事者非之毋乃不知文定乎噫古來忠臣烈士不能依阿淟涊苟身能爲國建功志已畢矣文定又何憾焉

童時明曰庠辰南昌之役王公倡其謀伍公盡其力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奮不顧身卒建奇勛非才兼文武者曷克能之雖遭阻抑未盡酬其功而忠則盡命可以爲臣訓矣